



双抢

楚国良

双抢的故事，就发生在每年的七月底，抢收早稻、抢插晚稻。

记得小时候，一到“双抢”农忙季节，母亲一早就把我从被窝里叫醒，叫我去田里割成熟的稻禾。我从清凉的席子上爬起来，揉揉还没有睡醒的双眼，拿着母亲递给我的割禾刀，去大田里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割稻禾。山丘间的水田里，那金灿灿的早稻，低着头，十分害羞的样子。早晨的露水沾在稻谷上，湿漉漉的，金黄的稻叶上也沾满了水珠。

我跟着大人们割稻禾，露水打湿了我的衣服。我把一兜兜稻禾割倒，一把把地堆在田里。割稻禾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左手握着稻禾，右手用刀猛割，一次割一兜，大约割五兜就是一把。割稻要特别小心，稍不留神，禾刀就会割到手指上，鲜血直流，钻心的疼痛。

早晨割稻禾，是为了上午打稻做准备。一般割到八点左右，就收工回家吃早饭。吃完早饭后，生产队有力气的男社员，负责打打稻机。他们把打稻机抬到水田里，装上打稻机盖板后，两个男社员走到打稻机上用力

踩打稻机踏板。轰隆！轰隆！打稻机不停地响着，男劳力就开始在打稻机打稻禾。一粒粒金黄的稻谷脱落，落在打稻机后面的木桶里。装满一木桶，就有出谷的劳力把稻谷倒出来，装进箩筐里。

踩打稻机是最辛苦的体力活，必须四个男劳力轮流来踩。在红火烈日下踩一上午打稻机，没有一个人的衣服是干的，全是通身湿透。

回到家，吃完中饭，休息两个小时左右，生产队的社员都集中在晚稻秧田里扯秧，下午就是扯秧插田。晚稻秧苗比早稻秧苗长且粗，扯完秧后，大家浩浩荡荡地去刚翻耕过的早稻田里，插晚稻秧苗。一般不打“木挂子”，大家随手插，看谁插得快，争先恐后，一派热闹开心的劳动竞赛场面。

我们那里有一句农谚叫作“早稻插田不过五一，晚稻插田不过八一”。这是老农们的农作经验，所以每年的“双抢”其实是农民们在和时间抢饭吃。

半个月的辛苦劳动，换来的是半年的粮食。这就是我记忆最深的“双抢”故事，儿时的“双抢”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拌禾

四月天

我的家乡，管收割水稻叫拌禾。对于拌禾特别是夏季的那场蓝天烈日下的战斗，每每忆及，都会升腾起一种虔诚而神圣的情愫。时间从天刚蒙蒙亮开始，舞台是大片的稻田，道具是简陋的拌桶和锋利的镰刀，背景是不远处没被太阳照亮的青山，角色是我们这支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

最先下田的是女人。她们选定稻田的一个角落，弯腰挥镰，两手不断挥舞，一把把稻禾迅即排成了队。

男人们下田之前，往往会望着这丘田议论一番，看有多少亩产。我的父亲总要捋下几粒新谷子，放到嘴里咀嚼咀嚼，像率先品尝收获的愉悦，发表一些将来要是有机具拌禾多好的言论，增添了不少对未来的向往。

靠人力操作的拌桶不知被谁率先踩动，发出一种跌宕起伏、又令人心烦的声响。不！应该说是一支激昂厚重的收割曲。

这支收割曲一经奏响，拌禾进入一种与体力耐力赛跑的状态。女人们割禾你追我赶。我们孩子有时也加入杀禾行列。只是，弯不了多久，会感到腰酸腿痛，头晕眼花。一不小心，将自己的手指划出血来，让大人们看得心痛。这孩子只能干点拾禾穗的轻活了。

男人们呢，青壮的几个在拌桶上，一面将拌桶踩得飞转，一面不断从我们手中接过禾把，进行脱粒。年长的几个，在后面的桶中将稻谷撮到箩筐里，轮流着往一两公里远的晒谷坪里搬运。

当初，我们以为，青壮的男人站在拌桶

上，不要在泥水中跑来跑去，也不用弯腰，似乎应该轻松一些。上去试试的时候，三下两下，就气喘吁吁了；踩拌桶的脚，变得不听使唤，像随时可能摔到里面去。领教之后，终于明白，那活儿远比想象的艰难。他们脸上不断往下滴的汗水和身上湿透的衣服便是明证。

临近中午或是下午开初的那阵，太阳是一团悬在头上的炭火，不断烧烤。脚下还有滚烫的稀泥浊水。衣服早成一片粘着泥色的透湿，脸面也被泥迹妆扮。当然，谁也不会去理睬。这场热火朝天的拌禾，完全有一种虎口夺粮的味道。何况后面还有同样重要的秋插，哪容得大家有半点懈怠？

说真的，农活中最艰苦的，莫过于拌禾了。四五天下来，一个个会变得腰酸腿痛，会出现累累伤痕……大家都得挺住。掐指一算，忙上十天半月是常事，长的要20多天。那是填肚子的大事，季节不等人，任务又那么重，大人们心里能不急吗？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前行，这一切早已成为往事。机器逐渐担当起拌禾活动的主角。早几年，老家的二哥购置了一台中型收割机，一两天就解决自家几亩田的问题，还能解决别人家一百多亩的收割，挣回一定收入。可惜的是，父亲因病早已不在人世。要不然，他站在田边，看到那时的希望成为现实，他会何等兴奋！

军营随想录

陈志勇

军营

直线加方块的韵律
弹奏出一支牢不可摧之曲

列队

无数点的汇集
构成一块有力的方阵

军礼

威严的手势
崇高的敬意

刺刀

合上，似月光一派宁静
弹出，如山隼一般英勇

子弹

冲锋陷阵的呼啸勇士

腰带

扣紧的是排山倒海的力量

岗哨

军营里
一双警惕的鹰眼

口令

辨别真伪的试金石

番号

阿拉伯数字的神秘组合

军犬

也以士兵的形象服役
无言的勇士

炊事班

锅碗瓢盆交响曲
是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坚强保障之音

歌唱

谢国凡

本来我非常地自闭，
多说一句话也会脸红心悸。
火热的军营唤醒了我的激情，
终生难忘啊！我的第一次歌唱——
竟是新兵晚会上的救急。
不经意中的一段花鼓戏
居然唱得回肠荡气。

从此我成了军营歌手，
绿色方阵里释放歌声的魅力。
矫健的身躯挥舞青春的臂膀，
歌的海洋里挽起热血潮汐。
日落西山踏歌凯旋，
行军队列里士气洋溢。

军营给了我青春的歌喉，
甜美的歌声绽放杏园花季。
春风化雨桃李烂漫，
阅兵大典唱响时代的旋律，
处处飞歌和谐的芳草大地。
我歌唱军营——我的精神摇篮，
纵情歌唱是我永远的军礼！

山中已盛夏，空冥湿花雨。亲爱的爷爷，我又想您了。您离去已经很多年，可是每次想起，我仍是潸然泪下。我想，您一定听得到我所有的想念，要不然，您怎会常常入我的梦来？

我梦到过您穿着新布灰黑色夹克衫参加区里的教师大会。您端坐在靠椅上，面容白皙，眼眸清亮，眉宇间神采飞扬——那时候的您，是否就是那位随手画出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讲课不用翻书本的中学地理老师？

我也梦到过您沉寂在一张厚重的大木板上，周围昏暗得什么都看不清。梦境那般祥和，您以宁静的沉默回应着我。是啊，您一生恭谨善良，在人间葆有着那般仁厚的温和。



彭英奇

从出生起，我就是您放在心尖上疼爱的那个宝贝。您翻阅古籍给我取名字；亲手给我做精致的摇篮小蚊帐；幼年时，每到星期六，您会早早出发走上几里路来迎我回家，常常来得太早，便等上几个小时。远远地看到了，伸长了手臂把我抱在怀里，脸颊上亲亲，一路抱回家去。您知道吗，现在我蹭着我儿子的小脸左亲亲右亲亲的样子像极了那时候的您！流淌在血脉里的亲情，您的爱就是源头。

后来，您中风了。每每回想，总看到您拄着磨得发亮的胡桃色拐杖，待我和妹妹洗漱、拉撒，哄着我们一颗一颗喂吃宝塔糖，挪着一瘸一拐的步子领着我们去几里之外的耒子塘买糖吃。回来的路上，遇到村里两个顽劣的男孩子，隔着几丘田朝我们嘲讽着唱了一路：叭子叭，叭子叭……我们气得握紧了拳头。您说，不要跟粗俗无知的人计较，也用不着生气，更不用还回去变得和他们一样，当作没听见就是了——爷爷，后来的许多年，当我听到扭曲的嫉妒、恶意的诋毁，甚至迁怒的谩骂，您说过的话就一遍一遍在心里回响，您手里的拐杖变成了我心里的拐杖，让我学会涵养德行，宽以待人。

再后来，再回老家，您已经躺在病榻上。我说话给您听，喂您水喝，离开时，您鼓足了劲儿，振奋着精神目送我。爷爷，如果您等得到我长大，我一定会像您照顾小时候的我一样照顾您。那些琐碎的日常，那些沉积于生活的烟火，在那一点一滴中，您教会了我怎样把关切和耐心给予身边的人，怎样让仁爱和深情充盈我们的一生。

长大后，我常常想您，想您的一生。听说您为师时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听说您一辈子为人忠厚，磊落坦荡——您是一个朴素的老实人。这种“老实”，植根在几代人的血脉里，挣不脱，甩不掉，也改不了；这种“老实”，成为我们后人在这繁芜冗杂的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基。我想，提醒我们保住初心，告诫我们延续爱与责任，就是在这岁月里追思和缅怀的全部意义。

上帝，求求你

危丹

给我一个爱的期限
我不奢求生生世世
十年就够了
用十年编织一个童话
足以让爱人回味一生
这就够了

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
我想和他一起好好活着
可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在现实面前无处遁形
我不闹了 不喊痛了
再给我十年的时间好吗
上帝，求求你

荷花情

刘斌

荷叶田田，水面清圆，举起重碧颜色。接天碧波，层层荡漾，摆动江南丝绸的轻盈，泛起唐诗宋词的厚重。山水的灵秀欲盖弥彰，呼之欲出的是荷花别样的红。

长风踏浪而来，钻进荷杆的笛孔，吹奏清越的乐曲。一丝丝惬意，悠长似山涧的流水，让伊人沉醉，不知归去的路。小鱼儿寻着乐声，误入荷叶深处，索性在东南西北中游戏。一片片荷叶摩肩接踵，亦舒亦卷，如盖如梭。迎着风，碧玉搔首，羡慕浅水中嬉戏的鸳鸯。自在的蜻蜓，振动彩色翅膀，抖落无边的依恋。

晨光里，露水在荷叶上苏醒。荷叶翡翠一样的绿，过滤了黑暗淤泥，让每一个水滴晶莹新鲜。圆圆的水滴在绿色的波心里荡漾，以盈盈碧波，一个凝眸凉透心坎。露水哗啦啦从荷叶上滚落，那是喜悦的心跳。一行白鹭惊起，直上青天。

夏夜，月光如银针泻落，在荷叶上编织锦缎般的涟漪。荷塘月色清静不染尘埃，是梦里的甜美。一片蛙声，躲在深处，打碎了荷塘的馨香。在微微的晚风里，不知身在杭州还是汴州。撑一杆篙，催不动荷塘轻舟，压着满天星河。

荷花田田，一朵朵亭亭玉立，是一句句袒露的心语。红色的蕊蕊，天真任性，触模万紫千红的繁华，敲响三秋桂子的馨香，把自己生命的芳华灼灼燃烧。

荷花是慈爱的坐台，每一朵都是纯净的心灵。

荷花是浪漫的色彩，每一朵都是灿烂的情缘。

荷花是无尘的芬芳，每一朵都是清辉的梦想。

红白的花瓣，是少女透亮的手掌，荡起青春的小船。

金色的花蕊，是情人温柔的细语，点燃西窗的烛光。

粉嫩的莲蓬，是新娘娇羞的面容，掀开幸福的盖头。

是那无语的藕根，在混沌里，让荷花不染地玉立。

是那张扬的荷叶，在阳光下，让荷花蓬勃地圆满。

是那真诚的莲芯，在生命里，吸收莲子所有的苦。

虽不是天山，但荷花盛开的心灵，拥有最美的雪莲。

南熏山

贺文春

一百年前，
你仅仅是一座俊秀的山，
藏着一个美丽的石洞。

一九二六年，
一个神秘的组织在石洞孕育。
神泉流经的地方，
赤旗高展黑手高悬，
那一颗颗红心铺就了满天的朝霞。

从此，
你永不寂寞。
抗日的烽火，
解放的号角，
始终与韶峰遥相呼应。

一百年传奇，
一千个故事，
融入青山绿水，
滋润万年心田。

